廣弘明集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 ◄

廣弘明集
卷一

► 卷二

卷一

自大夏化行，布流東漸，懷信開道，代有澆淳。斯由情混三堅，智昏四照，故使澆薄之黨，輕舉邪風；淳正之徒，時遭佞辯，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。獨夫震虐，三被殘屏，禍不旋踵，畢顧前良，殃咎己刑，取笑天下。且夫信為德母，智實聖因，肇祖道元，終期正果。據斯論理，則內傾八慢之惑；核此求情；則外蕩六塵之蔽。蕭然累表，非小道之登臨；廓爾高升，乃上仁之翔集。然以時經三代，弊五滓之沈淪；識蒙邪正，銓人法之天網；是以內教經緯，立法依以攝機；外俗賢明，垂文論以弘範。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，學統九流，義包十諦，情敦慈救，誌存住法；詳括梁晉列辟群英，留心佛理，構敘篇什，撰《弘明集》一部，一十四卷。討顏、謝之風規，總周、張之門律，辨駁通議，極情理之幽求；窮較性靈，誠智者之高致；備於秘閣，廣露塵心。然智者不迷，迷者非智。故智士興言，舉旨而通標領；迷夫取悟，繁詞而啟神襟。若夫信解之來，諒資神用，契必精爽，事襲玄模，故信有三焉。一知、二見、三謂愚也。知謂生知，佩三堅而入正聚；愚謂愚叟，滯四惑而溺欲塵，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。中庸見信從善，其若流哉。是以法湮三代，並惟寡學所纏。故得師心獨斷，禍集其計。向若披圖八藏，綜文義之成明，尋繹九識，達情智之迷解者，則正信如皎日，五翳雖掩，而逾光矣。餘博訪前敘，廣綜弘明，以為江表五代，三寶載興，君臣士俗，情無異奉，是稱文國，智藉文開。中原周魏，政襲昏明，重老輕佛，信毀交貿，致使工言既申，佞幸斯及。時不乏賢，剖心特達，脫穎拔萃，亦有人焉。然則昏明互顯，邪正相師；據像則雲泥兩分，論情則倚伏交養；是以六術揚於佛代，三張冒於法流；皆大士之權謀，至人之適化也。斯

則《滿願》行三毒之邪見，《淨名》降六欲之魔王，咸開逼引之殊途，各立向背之弘轍。今且據其行事，決滯胥陵　喻達蒙泉，疏通性海。至如寇謙之構崔浩，禍福皎然；鄭譋之抗周君，成敗俄頃；姚安著論，抑道在於儒流；陳琳綴篇，揚釋越於朝典；此之諷議涅而不緇，墜在諸條，差難綜緝。又梁、周二武，咸分顯晦之儀；宋、魏兩明，同乘弘誘之略。沈休文之《慈濟》，顏之推之《歸心》，詞采卓然，迴張物表。嘗以餘景試為舉之，弊於庸朽，綜集牢落，有漢陰博觀。沙門繼讚成紀，顧惟直筆，即而述之；命族題篇，披圖藻鏡，至若尋條揣義，有悟賢明。孤文片記，撮而附列，名曰《廣弘明集》。一部，三十卷。有梁所撰，或未討尋，略隨條例，銓目曆舉。庶得呈諸未睹，廣信釋紛，擬人以倫，固非虛托。如有隱括，覽者詳焉。

歸正篇第一（明佛為大聖，凡俗攸歸。二儀三五，不足師敬）

辯惑篇第二（明正邪互舉，狂哲相陵，較而考定，不勞龜鏡）

佛德篇第三（皇覺眷命，開濟在緣，從其化者，言行攸別）

法義篇第四（寶乘獨運，攝度迷津；得其趣者，心照遐舉）

僧行篇第五（紹蹤聖種，人斯弘道，名沾三寶，實副一歸）

慈惻篇第六（在生所重，厚身寶命；恕己則憐，慈為覺本）

誡功篇第七（情寄懲約，縱則憍陵；欲階聖撿，匪斯不振）

啟福篇第八（福號樂門，日用斯貴；準酌乘時，行而不著）

滅罪篇第九（罪為摧折，起必快心；覆水難收，悔往相習）

統歸篇第十（奉正閑邪，據道成德；神解既暢，陳詞詠歌）

序曰：

夫邪正糾紛，愚智繁雜，自非極聖，焉能兩開？所以欲主天魔，猶能變為佛相，況餘色

有孰可言哉？固知一洲萬國，一化千王，互興廢立，不足論評。是以九十六部，宗上界之天根；二十五諦，討極計之冥本，皆陳正朔，號三寶，於人中咸稱大濟，敷四等於天下。又有魯邦孔氏，導禮樂於九州；楚國李公，開虛玄於五嶽；匪稱教主，皆述作於先王；讚時體國，各臣吏於機務。斯並衢分限域（謂流沙以東，孔老之化。及蔥河以西異部之所統也），辯御乖張，理路天殊，居然自別。何以明其然耶？故西宇大夏，眾計立於我神；東華儒道，大略存於身國。孰解妄想流愛，纏綿於九居，倒情徙滯，祛除於七識？致令惑網覆心，莫知投向；昏波漾目，寧辯歸依？不可效尤，務須反本。原夫小道大道，自古常談；大聖小聖，由來共述。至於親承面對，曾未覺知，雷同體附，相從奔競；故有克念作聖，狂哲互稱，即斯為論，未契端極。昔皇覺之居舍衛，二十五年，九億編戶，逆從太半。素王之在赤縣，門學三千，子夏蔑而致疑，顏回獨言莫測。以斯論道，又可惑焉。夫以會正名聖，無所不通；根塵無礙於有空，陶冶莫滯於性欲。形不可以相得，挺金姿之四八；心不可以智求，垂不共之二九；斯止一人，名佛聖也。故能道濟諸有，幽顯咸所歸依，自餘鴻漸，天衢之所未陟。且自方域位殊，義非叨僭。若夫天無二日、國無二王，惟佛稱為大聖，光有萬億天下。故令門學日盛，無國不仰其風；教義聿修，有識皆參其席。彼孔老者，名位同俗，不異常人，祖述先王，自無教訓，何得比佛以相抗乎？且據陰陽八殺之略，山川望祑之祠，七眾委之若遺，五戒捐而不顧。觀此一途，高尚自足投誠。況有聖種賢蹤，則為天人師表矣。是知天上天下，惟佛為尊；六道四生，無非苦者；身心常苦，義畢驅馳；不思此懷，妄存高大；大而可大，則不陷於有為；既履非常，固可歸於正覺。有斯事類，故敢序之云爾。

○歸正篇第一之一

△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——列禦寇（一云吳太宰）

太宰嚭問孔子曰：“夫子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丘也博識強記，非聖人也。”又問：“三王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三王善用智勇，聖非丘所知。”又問：“五帝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五帝善用仁義，聖非丘所知。”又問：“三皇聖人歟？”對曰：“三皇善用時，聖非丘所知。”太宰大駭曰：“然則孰為聖人乎？”夫子動容有間，曰：“丘聞西方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。蕩蕩乎人無能名焉。”據斯以言，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。時緣未升，故默而識之。有機故舉，然未得昌言其致矣。

△子書中佛為老師二

《老子西升經》云：“吾師化遊天竺，善入泥洹。”《符子》云：“老氏之師名釋迦文。”

餘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，罕聞東逝。故軒轅遊華胥之國。王劭云：“即天竺也。”又陟昆侖之墟，即香山也。老子跡沈扶風，史述於流沙，而道家諸記，皆西升昆丘而上天矣。以事詳之，並從於佛國也。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，偎人而愛人。郭璞，博古者，曰：“申毒，即天毒也，浮圖所興。”今聞之說曰：“地殷土中，物壤琛麗，民博仁智，俗高理學。”立德厚生，何負諸夏？古稱愛人之國，世挺賢聖之人，豈虛構哉？

△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三——未詳作者

傳云：明帝永平三年，上夢神人，金身丈六，頂有日光，寤已，問諸臣下。傅毅對詔：“有佛出於天竺。”乃遣使往求，備獲經像及僧二人，帝乃為立佛寺畫壁。千乘萬騎繞塔三匝，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高陽門上顯節陵。所圖佛立像並四十二章經，緘於蘭台石室。廣如前集牟子所顯。

傳云：“時有沙門迦攝摩滕竺法蘭，位行難測，誌存開化，蔡愔使達，請滕東行，不守區域，隨至雒陽。曉喻物情，崇明信本。帝問滕曰：“佛法出世，何以化不及此？”答曰：“迦毗羅衛國者，三千大千世界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。三世諸佛，皆在彼生。乃至天龍鬼神，有願行者，皆生於彼，受佛正化，咸得悟道。餘處眾生，無緣感佛，佛不往也。佛雖不往，光明及處，或五百年，或一千年，或一千年外，皆有聖人傳佛聲，教而化導之，廣說教義。”文廣故略也。傳云：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，五嶽諸山道士，朝正之次，自相命曰：“天子棄我道法，遠求胡教，今因朝集，可以表抗之。”其表略曰：“五嶽十八山，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，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。臣聞太上無形無名，無極無上，虛無自然。大道出於造化之前，上古同尊，百王不易。今陛下道邁羲皇，德高堯舜，竊承陛下棄本追末，求教西域。所事乃是胡神，所說不參華夏。願陛下恕臣等罪，聽與試驗。臣等諸山道士，多有徹視遠聽，博通經典；從元皇已來，太上群錄太虛符祝，無不綜練，達其涯極。或策使鬼神，或吞霞飲氣，或入火不燒，或履水不溺，或白日升天，或隱形不測。至於方術，無所不能，願得與其比校。一則聖上意安，二則得辯真偽，三則大道有歸，四則不亂華俗。臣等若比對不如，任聽重決。如其有勝，乞除虛妄。”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，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。道士等便置三壇，壇別開二十四門。南嶽道士褚善信，華嶽道士劉正念，恒嶽道士桓文度，岱嶽道士焦得心，嵩嶽道士呂惠通，霍山、天目、五台、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，各齎靈寶真文太上

玉訣，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，置於西壇。茅成子、許成子、黃子、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，二百三十五卷，置於中壇。饌食奠祀百神，置於東壇。帝御行殿，在寺南門，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。十五日齋訖。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沈香為炬，繞經泣曰：“臣等上啟太極大道，元始天尊，眾仙百靈。今胡神亂夏，人主信邪，正教失蹤，玄風墜緒。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，欲使開示蒙心，得辯真偽。”便縱火焚經，經從火化，悉成煨燼，道士等相顧失色，大生怖懼。將欲升天隱形者，無力可能；禁效鬼神者，呼策不應；各懷愧恧。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：“卿等所試，無驗即是虛妄，宜就西來真法。”褚信曰：“茅成子云：‘太上者，靈寶天尊是也。’造化之作謂之太素，斯豈妄乎？”衍曰：“太素有貴德之名，無言教之稱，今子說有言教，即為妄也。”信默然。時佛舍利光明五色，直上空中，旋環如蓋，遍覆大眾，映蔽日光。摩滕法師踴身高飛，坐臥空中，廣現神變。於時天雨寶花，在佛僧上。又聞天樂，感動人情，大眾咸悅，歎未曾有。皆繞法蘭，聽說法要，並吐梵音，歎佛功德。亦令大眾稱揚三寶，說善惡業，皆有果報，六道三乘，諸相不一。又說出家功德，其福最高，初立佛寺，同梵福量。司空陽城侯劉峻、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，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，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。便立十寺，七所城外安僧，三所城內安尼。自斯已後廣矣。傳有五卷，略不備載。有人疑此傳近出，本無角力之事。按《吳書》，明費叔才憾死，故傳為實錄矣。

△後漢書郊祀誌四——出范曄《漢書》

誌曰：佛者，漢言覺也，將以覺悟群生也。統其教以修善，慈心為主。不殺生類，專務清淨。精進者為沙門，漢言息心。剔髮去家，絕情洗欲，而歸於無為也。又以人死精神不滅，隨復受形，所行善惡，後生皆有報應。所貴行善，以練其精神，練而不已，以至無生，而得為佛也。身長一丈六尺，黃金色，項中佩日月光，變化無常。無所不入，故能化通萬物，而大濟群生也。有經書數千卷，以虛無為宗，包羅精粗，無所不統。善為宏闊，勝大之言。所求在一體之內，所明在視聽之表。歸依玄微，深遠難得而測。故王公大人，觀生死報應之際，無不懔然自失也。《魏書》云：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，皆因行業而起，有過去、當今、未來三世也。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，皆緣淺以及深，藉微以為著。率在於積仁順、蠲嗜欲、習虛靜，而成通照也。云云。

△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五——出《吳書》

孫權赤烏四年，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，棄俗出家為沙門，厥名僧會，姓康氏。神儀剛正，

遊化為任。時三國鼎峙，各擅威權，佛法久被中原，未達江表。會欲道被未聞，化行南國。初達建鄴，營立茅茨，設像行道。吳人初見謂為妖異，有司奏聞，吳主曰：“佛有何靈驗耶？”會曰：“佛晦靈跡，垂餘千載，遺骨舍利，應現無方。”吳主曰：“若得舍利，當為立塔。”經三七日遂獲舍利，五色耀天，剖之逾堅，燒之不然，光明出火，作大蓮花，照曜宮殿。臣主驚嗟，希有瑞也。信情大發，因為造塔，度人立寺，以其所住為佛陀裏。又以教法初興，故名建初寺焉。下敕問尚書令闞澤曰：“漢明已來，凡有幾年，佛教入漢既久，何緣始至江東？”澤曰：“自漢明永平十年，佛法初來，至今赤烏四年，則一百七十年矣。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滕角力之時，道士不如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，門徒弟子歸葬南嶽，不預出家，無人流布。後遭漢政陵遲，兵戎不息，經今多載，始得興行。”又曰：“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？”澤曰：“臣聞魯孔君者，英才誕秀，聖德不群，世號素王。制述經典，訓獎周道，教化來葉，師儒之風澤閏今古。亦有逸民知《許成子》《原陽子》《莊子》《老子》等百家子書，皆修身自玩，放暢山谷，縱佚其心，學歸澹泊，事乖人倫長幼之節，亦非安俗化民之風。至漢景帝以《黃子》《老子》義體尤深，改子為經，始立道學。敕令朝野，悉諷誦之。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，遠則遠矣？所以然者，孔老二教，法天制用，不敢違天。諸佛設教，天法奉行，不敢違佛。以此言之，實非比對（今見章醮似俗酒脯棋琴行之）。”吳主大悅。以澤為太子太傅。云云。

△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——出《高僧》等《傳》

文帝，即宋高祖第三子也。聰睿英博，雅稱令達，在位三十年。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、吏部羊玄保曰：“朕少來讀經不多，比日彌復無暇，三世因果未辨措懷，而復不敢立異者，正以卿輩時秀，率所敬信也。范泰、謝靈運常言：六經典文，本在濟俗為政，必求性靈真奧，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？近見顏延之《折達性論》，宗炳《難白黑論》，明佛法汪汪，尤為名理，並足開獎人意。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，則朕坐致太平矣。夫復何事？”尚之對曰：“悠悠之徒，多不信法，以臣庸弊，更荷褒拂，非所敢當？至如前代群英，則不負明詔矣。中朝已遠，難復盡知，渡江已來，則王導、周顗、庾亮、王濛、謝尚、郗超、王坦、王恭、王謐、郭文舉、謝敷、戴逵、許詢及亡高祖兄弟，及王元琳昆季、范汪、孫綽、張玄、殷覬等，或宰輔之冠蓋，或人倫之羽儀，或置情天人之際，或抗跡煙霞之表，並稟誌歸依，措心崇信。其間比對，則蘭、護開潛，深、遁崇邃，皆亞跡黃中，或不測之人也。慧遠法師嘗云：‘釋氏之化，無所不可，適道固自教源，濟俗亦為要務。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。若使家家奉戒，則罪息刑清，陛下所謂坐致太平，誠如聖旨。”羊玄保進曰：“此談蓋天人之際，豈臣所宜預？竊謂秦楚論強

兵之事，孫吳盡吞並之術，將無取於此也。”帝曰：“此非戰國之具，良如卿言。”尚之對曰：“夫禮隱逸則戰士怠，貴仁德則兵氣衰，若以孫吳為誌，苟在吞噬，亦無取堯舜之道，豈惟釋教而已哉？”帝曰：“釋門有卿，亦猶孔門之有季路，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。”自是文帝致意佛經，及見嚴觀諸僧，輒論道義。屢延殿會，躬御地筵，同僧列飯。時有沙門竺道生者，秀出群品，英義獨拔。帝重之，嘗述生頓悟義，僧等皆設巨難。帝曰：“若使逝者可興，豈為諸君所屈？”時顏延之著《離識論》。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，往返終日。笑曰：“公等今日，無愧支、許之談也。”云云。

△元魏孝明召佛道門人論前後七——出魏書

正光元年，明帝加朝服，大赦天下。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，齋訖。侍中劉騰宣敕：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，以釋弟子疑網。時清通觀道士薑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。帝曰：“佛與老子同時不？”斌曰：“老子西入化胡，佛時以充侍者，明是同時。”最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斌曰：“案《老子開天經》，是以得知。”最曰：“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？周何王幾年西入？”斌曰：“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，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。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，事周為守藏吏。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。至敬王元年庚辰歲，年八十五，見周德陵遲，與散關令尹喜，西入化胡。斯足明矣。”最曰：“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，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。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，始到定王三年。老子方生，生已年八十五。至敬王元年，凡經四百二十五年，始與尹喜西遁。據此年載懸殊，無乃謬乎？”斌曰：“若佛生周昭之時，有何文記？”最曰：“《周書異記》《漢法本內傳》，並有明文。”斌曰：“孔子既是制法聖人，當時於佛迴無文記，何耶？”最曰：“仁者識同，管窺覽不弘遠。案孔子有《三備卜經》，謂天、地、人也。佛之文言，出在《中備》，仁者早自披究，不有此迷。”斌曰：“孔子，聖人，不言而知，何假卜乎？”最曰：“惟佛是眾聖之王，四生之首，達一切含靈，前後二際，吉凶終始，不假卜觀。自餘小聖，雖曉未然之理，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。”侍中尚書令元？宣敕語：“道士薑斌論無宗旨，宜下席。”又問：“《開天經》何處得來？是誰所說？”即遣中書侍郎魏收、尚書郎祖瑩等，就觀取經。帝令議之。太尉丹陽王蕭綜、太傅李寔、衛尉許伯桃、吏部尚書邢巒、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，讀訖奏云：“老子止著五千文，更無言說。臣等所議，薑斌罪當惑眾。”帝加斌極刑。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，配徙馬邑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